

## >地理 “引洱入宾”:生命之水浇灌出绿色生机

□王丽环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宾川人来说,水是命,是发展的命脉。

小时候,我们一个村就有一口井,无论是晴天还是天阴下雨,都需要挑水吃,洗菜做饭,喂牲口家禽,很多时间都要帮助家里挑水,往返于井檐和家中。一盆水要重复用,先洗漱后再洗脚,洗脚水用来浇地面或是浇菜。“一滴水都不能浪费”,衣服得多穿几天,穿脏了攒起来再一起洗。如果被父母发现浪费水,一定会被教育一番。挑水时溢出了水,也会自责内疚半天。

生产用水也很紧张,总是要全家总动员。牲口驮、塑料桶背、小皮桶挑,在那满是石头、坑坑洼洼的路上,艰难前行,累得我满身大汗才能把水运到地里。看着父亲母亲一小杯一小勺浇灌在玉米上,我在内心期盼着,快点下雨吧!

宾川,地处金沙江南岸的干热河谷地区,土地肥沃、光热充足、气候炎热,以前十年九旱、十旱九灾。宾川坝夏季被近40摄氏度的高温笼罩着,农作物在田地间苦苦挣扎,奄奄一息,在干旱的绝境中发出无声的哀嚎,力角山头的草干得快要自燃起来。

以前的宾川,只能种芭谷、小麦、土瓜、红薯、棉花等“靠天吃饭”的农作物。那时候,“种一山坡,收一土锅”是常态,农民们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换来的往往是微薄的收成。外出打工、背井离乡谋求出路成了很多人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降雨量少,蒸发量大”,是宾川气候的显著特点。“滴水贵如油,年年为水愁”“好个宾川坝,有雨四周下”是宾

川最真实的写照。大旱之年,水田干得裂开嘴巴,等待雨水的浇灌。

“引洱入宾”是从洱海调水至宾川县的一项伟大的高原跨流域调水工程。工程历经清朝设想、民国商议,于1987年开工,曾两度停工,历经7年艰苦奋战,几代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付出,克服千难万险,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得以实现,终于在1994年竣工实现通水,打通了热区发展的“命脉”。它就像一条生命的纽带,将洱海与宾川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这项伟大的工程,毗邻宾川县的大理市海东地区群众,虽自身部分利益受损,依然舍小利为大家。“无水一片枯黄,有水一片绿洲”,洱海水如甘甜的乳汁,温柔地浇灌着宾川县的万顷坡地良田,养育着三十万宾川儿女。“引洱入宾”后,农民们开始种柑橘、种葡萄,还巧妙地套种小葱、大蒜、贡菜等作物,一年能套种2至3季。在洱海水的滋养下,农产品远销国内外,宾川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水果之乡、中国葡萄之乡、中国柑橘之乡。曾经的山坡坡,如今变成金窝窝。昔日的干坝子,现在都绿意盎然。“引洱入宾”结束了宾川缺水的历史,改写了宾川人靠天吃饭的命运。

作为一个宾川人,我深切地感受到,洱海就是宾川人民生命的源泉。如今的宾川,山变绿了,农民富裕了。随着水果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吸引了大量的

投资,企业如雨后天春笋般茁壮成长,发展势头强劲。

在宾川,一年四季都有时鲜水果吃。无论回家还是探亲访友,果园里的水果随便摘,菜随便拿,热情好客的宾川老乡总会将你的车子塞满,大兜小袋的农产品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记得公爹在世时,经常感叹地说:“如果没有洱海水,大旱灾年恐怕是要饿肚子的。”我回家参与劳动时,常听村里的媳妇们说:“如果没有洱海水,哪来我们这样的好日子”“感谢党和政府,没有‘引洱入宾’,我们也住不了大洋房”……朴实的话语,饱含深情。现在,我的一个侄女大学毕业后回到宾川开直播销售水果,年收入达10万元。

有了洱海水,接条管子就可以浇水灌溉,或山坡小窖挖个蓄水塘,滴灌、喷灌都接通,开关一扭,四溅的水花在阳光下跳舞,植株上的水珠像星星眨着眼睛,喷洒时形成的水雾像给植株盖了一件衣裳,一滴滴水沁入泥土,泥土在水的滋润下散发出诱人的芬芳。我仿佛听到感恩的回响,那是生命疯狂生长的呐喊。

有了“引洱入宾”,无数宾川儿女在宾川就能置业创业,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致富奔小康。它就像一位温柔的母亲,恬静而慈爱,用自己的身躯,无私地哺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洱海,“容万物而无言,利万物而不争。”每一滴水,都如母亲甘甜的乳汁,浇灌着宾川久渴的土地,浇灌出了致富的幸福之花,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 >影评 《白桔》:双线叙事中的乡村振兴与情感生长

□高畅

根据本土作家沈力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桔》,以云南永善县的乡村振兴实践为背景,通过大学生白桔返乡创业的故事,展开了一幅兼具时代气息与地域风情的人文画卷。影片在叙事上不仅构建了清晰的情感与事业双线,更在情节推进中埋下文化观念变迁的暗线,形成多层次的故事表达。而白桔、阿布、马小虎三人在事业与爱情中所呈现的不同态度,进一步深化了影片对于当代青年价值观与乡土关系的探讨。

影片以双线并行的叙事架构展开:一条是白桔、阿布与马小虎之间微妙的情感发展线,另一条是白桔种植产业从无到有的创业线。这两条线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推动、互为因果。例如,白桔与马小虎在桔园建设中的专业共识增强了彼此的情感认同,而阿布对白桔始终如一的守护则为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提供了坚实的本土支持。

在影片的明线之外,一条以阿布爹为代表的传统观念转变暗线同样贯穿始终。他最初对土地流转与桔园建设的抗拒,不仅源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更深刻地触及了文化记忆的深层维度——桔园所在之地,是他对亡兄与旧日村落记忆的物质载体,而村庄曾因水淹而消失的过往,使得这片土地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记忆之所”。阿布爹的阻力,因而可被

视为个体与集体文化记忆在遭遇现代化变迁时的一种自然反应。这条线索虽着墨不多,却巧妙地揭示了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与产业的革新,更是人的观念、文化认同与社区精神的振兴。

影片在处理乡村振兴这一宏大主题时,并未采用口号式或报告式的表达,而是将其落脚于“三个年轻人在泥土里的成长与心动”。正如电影所示,“不再追问如何甩掉穷帽子,而是凝视怎样把日子过成诗”,镜头始终聚焦于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内心波澜,使政策导向化为真实可感的命运变迁。

在《白桔》中,爱情与事业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文互构的复调叙事。白桔与阿布的情感基础源于共同的乡土记忆与亲情牵连,而她与马小虎的默契则建立在专业共识与事业理想上。这两组关系从不同维度塑造了白桔的身份认同,也推动着她在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思考与选择。

白桔在事业与爱情中始终表现出清醒的主体性。她返乡创业是基于理性选择与情感认同的结合,面对阿布和马小虎的感情,她始终没有偏离事业主线。她对阿布说:“咱俩的事重要,还是桔园的事重要?”正是这种认知让她在情感纠葛中仍能保持方向。她不是被动等待命运安排的女性,而是主动建构生活、平衡理想

与责任的当代青年缩影。

阿布的形象则代表了一种“土地守护者”般的爱情观。他对白桔的情感执着而单纯,甚至带些孩子气,愿意“为了你我当牛做马”。然而在事业上,他起初缺乏系统思维与长远眼光,因意气用事而购错桔苗,暴露出性格的不成熟。他的转变正体现在逐渐从“为了白桔”做事,发展为“为了桔园与村庄”承担责任,情感从而成为他成长的动力而非束缚。

马小虎则是以专业主义的态度介入事业,情感表达也更为含蓄理性。他最初是因爷爷的嘱托与技术使命而来,却在与白桔及村民的互动中逐渐建立起对这片土地的真挚情感。他对白桔的欣赏建立在共同的事业理想与专业共识上,感情线埋藏于工作细节中,不激烈却持久。他最终真心地帮助建设桔园,标志着他对这片土地与人群的真正认同。

《白桔》以其细腻的双线叙事、扎实的事业主线与深刻的人物塑造,完成了一部不负时代主题又贴近普通人生活的电影作品。影片最后,满山桔树虽未结果,却已昭示希望。正如白桔所说:“我们就要把日子过成诗。”而这诗的韵脚,既在产业兴旺、乡村发展的时代节律中,也在每一个普通人真实可感的成长与心动里。

>往事

## 夕阳下的期盼

□ 蒋玉平

小时候,我家住在远离村子的半坡上。爸爸是生产队烧砖瓦的师傅,很少在家。而妈妈白天要到村子里参加集体劳动,我们兄弟姐妹就像几只没人放牧的羊羔被丢在家里,虽然爸妈让大姐带我们,但她也还是小娃儿,常常忘了自己“领头羊”的身份,和弟弟妹妹打闹成一片。于是家里时常上演各种闹剧,大家玩得高兴时,大的笑哈哈,小的闹喳喳,家里变成了喜鹊窝;兄弟姐妹相互闹矛盾时,大的气汹汹地责骂,有时还会动手弄小的几下,小的呜呜哇哇哭成一片,院子里便上演起打闹剧,热闹得很。但不管怎么说,在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自在的我们是快乐的。

然而,每当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兄弟姐妹突然变得老实起来,大家停止了一切玩耍活动,乖乖地跟在大姐身后来到山路边的草坪上,静静地等候妈妈回家。随着夕阳渐渐下沉,我们的期盼越来越浓稠。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谁也不说话,眼睛死死地盯住山脚下的小路,生怕放过了一点点蛛丝马迹。每当有一个黑影出现在我们的目光里时,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大姐激动地说:“你们看,妈妈!”我们随之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波光,更加专注地盯着那黑影。随着黑影慢慢移近,慢慢变大,我们原本放下了的心又一点一滴地提了起来,等不及看清那影子的面目,便把双手放在嘴边围成喇叭状高声叫起来:“妈妈——妈妈——”

那影子在我们的呼喊声中不断向我们走来,待听到我们的声音时,她便会笑盈盈地抬起头来“哎哎”地回应我们。此时,我们再也呆不住了,纷纷向妈妈奔去,在夕阳温暖的余晖中扑进妈妈的怀抱。妈妈摸摸这个的头,拍拍那个的肩膀,最后抱起最小的妹妹在我们的簇拥下热热闹闹地往家里走去。

妈妈从事的劳动十分繁重辛苦,常会因为任务完不成或过度劳累、饥饿甚至伤病而晚归。因此,我们的期盼也时不时落空。有一次我们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了,还不见妈妈的踪影。阳光从村子下面一点一点地收起它的足迹,留下的阴影很快向我们逼近,我们充满期盼的心随之不断往下沉,对妈妈的思念浓雾般弥漫在心里,使我们焦躁不安地看着大姐。大姐果敢地说:“去找些柴草来!”于是我们四散而去,很快便找来一大堆干草枯枝,在被我们踏得光溜溜的草坪上烧起了一堆篝火。我们围坐在火堆旁静静地等候妈妈回来。温暖的火光驱散了我们的忧伤和恐惧,渐渐地我们你靠着我、我靠着你陆续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才被弄醒,睁开眼睛一看是妈妈,一个个惊呼着抱住了她。妈妈瘫坐在草坪上,流着泪有气无力地说:“瓜娃子些,你们咋不待在家里呀!”

多少个傍晚,我们都是在期盼中度过。在暖暖的夕阳下迎接妈妈回家,是我至今难忘的儿时记忆。长大后,每当夕阳照在我身上时,我便像小时候一样沐浴在妈妈的慈爱中。

光阴荏苒,似乎只是一转眼间,妈妈已如西山头上的夕阳,垂垂老矣。很多次我都梦见妈妈站在夕阳映照的大门口,右掌在额头上搭起凉棚,踮起脚尖不断向远方张望,浑浊的眼里充满期盼。可是,我们兄弟姐妹早已天各一方,很少有时间回去看望她了。